

六月初，一幅《丁丁历险记》的原版漫画封面在法国巴黎被拍出了130万欧元的高价，刷新了全球同类漫画收藏品的成交价纪录，再度催动人们心中的怀旧记忆。

比利时人埃尔热创作的《丁丁历险记》，是早期欧洲漫画的代表作。他在绘制这一系列漫画过程中结识了中国画家张充仁，创作了与中国有关的《丁丁历险记》系列漫画《蓝莲花》《丁丁在西藏》等，与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。从《蓝莲花》的创作开始，埃尔热结合中国的白描技法，确立了“清晰线条派”漫画风格。



年轻时的张充仁与埃尔热(左)合影



一九八一年，埃尔热与张充仁欣喜重逢

对大多数70后中国城市孩子来说，丁丁曾伴随着他们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成长岁月，阅读丁丁所带来的快乐成为他们共同的集体记忆。丁丁迷们也许未必知道，在上海闵行区七宝老街一幢粉墙黛瓦的张充仁纪念馆中，蕴藏着一段丁丁的艺术血脉。张充仁纪念馆中，专辟了一个展厅，张充仁运用中国国画技法为《蓝莲花》绘制的上海街景，他用国画白描技法所画的丁丁，以及倾倒无数丁丁迷的小狗“白雪”陈列其间，更有一件张充仁晚年为埃尔热创作的雕塑小样。

有形的艺术，如电影胶片一般，将中国艺术家张充仁与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、以及丁丁的故事，定格在每一个瞬间，见证着两位艺术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

### 颇有童子军味道的少年侦探

“丁丁之父”埃尔热，原名乔治·雷米，1907年5月出生在布鲁塞尔。从童年时代起，他便以图画的方式来讲故事，虽未曾进入专门的美术学院，但他对绘画语言的运用天生敏锐，无师自通。后来，他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欧洲漫画家。

年幼时的埃尔热，像其他男孩一样参加了童子军，这个经历对他的个性以及他后来的作品影响很大。诚实、善良、敢作敢为、游历丰富的“丁丁”，是埃尔热心中最理想的人物，也是埃尔热一生都在努力想要做到的人。

18岁时埃尔热高中毕业加入《二十世纪日报》。与此同时，他在《童子军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系列作品《冒失鬼巡逻队长托托》，主人公是一个极爱冒险、颇有童子军味道的少年侦探，也是丁丁的前身。后来托托的身份改成记者，并将名字改成了丁丁(TinTin)。为了让读者印象深刻，他给丁丁头上加上了一撮永远上翘的黄头发，并给了一条机灵、可爱的狗。在后来的英文版里，这条狗从“米卢”改名为“白雪”。

### 创作《丁丁在中国》

1934年，时年27岁的“丁丁之父”埃尔热，在推出多部“丁丁”作品后，打算创作《丁丁在中国》，但他对中国的自然人文风貌都很不了解。通过鲁汶大学一位神父牵线，埃尔热结识了1931年在布鲁塞尔皇室美术学院留学的上海人张充仁。在埃尔热的印象里，中国是一个女人缠小脚、男人留辫子、人们野蛮好斗的国家，但通过张充仁的介绍，埃尔热了解到中国人的善良、热情，也从张充仁那里得知日寇对中国的侵略。

张充仁向埃尔热介绍了中国画中的单线白描技巧，这与欧洲传统连环画的画风差别很大，埃尔热在《丁丁在中国》的创作里，尝试使用了这种技法，并最终发展出著名的欧洲漫画“清晰线条派”，至今已成欧洲漫画创作的一大主流。

与张充仁的讨论、构思中，这部《丁丁在中国》最终被定名为《蓝莲花》，那是形容鸦片吸食者吞吐的烟圈，主题也是反映日本鸦片贩子在华出售鸦片、毒害中国人。作品中的另一主角，丁丁在中国结识

# 『丁丁之父』与中国的情缘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沙可

的好友正是“中国张”，这个角色不仅用原型张充仁的名字，人物形象也是依张充仁的特点而创作。

在《蓝莲花》中，张充仁运用中国画技巧，创作了许多上海街景，那些弹格路、老字号，让《蓝莲花》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。据说为此，埃尔热邀请张充仁加上署名，但被他婉拒。埃尔热仍执意要这么做，于是张只好说，我已经签了。在哪里？埃尔热感到奇怪。就在某幅中，在一家商店的招牌上。果然，现在我们看到的《蓝莲花》某幅中，就有一家叫做“充仁”的商号，张充仁的幽默也展现出地道的中国文化。

### 来到真实中国 丁丁让人热血沸腾

对1931年10月进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张充仁，埃尔热赞誉有加：“这个学生是图画家、油画家、雕塑家，诗人。”

在中国，张充仁和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共同享有“南张北刘”雕塑大师之美称。张充仁从小就展露了极高的艺术天分，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比利时，以优异成绩轰动欧洲艺坛，雕塑作品《马修》至今仍高悬于布鲁塞尔拱门上，法国报载“以前都说中国丝、中国瓷，现在满街都争说中国铜了”。

张充仁带给埃尔热的友谊让他心怡，在张的帮助下，埃尔热才意识到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的想象不能光凭东拼西凑，应该线性地进行描述，也就是说，要用对一个国家的历史、文化的了解去超越关于这个国家的简单的符号。埃尔热描述道，“在《蓝莲花》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在这之前，对我来说，中国不过生活着一些似人非人的居民……就这样，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了解的文明，同时我也意识到了一种责任……因为他，我更加懂得友谊、诗歌、自然。”

受张充仁影响，《蓝莲花》中画出了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，连载刊发后读者反响强烈，为此日本驻比利时大使还派了一位将军和埃尔热的出版商交涉，但埃尔热还是照画不误。书中所有中国字，如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均出自张充仁的手笔。埃尔热自己数次承认，《蓝莲花》和《丁丁在西藏》是“丁丁”的转折点，都有张充仁的印痕，埃尔热认为“《蓝莲花》标志着我的‘纪录片’时代的开始！对我来说，让丁丁来到一个真实的中国环境中，简直让人热血沸腾”。

从《蓝莲花》的创作开始，丁丁不再仅仅是一个给西方人展示奇观的导游，而成为一个有友情、有痛苦、有勇气、有智慧的正义的形象；也是从《蓝莲花》开始，埃尔热在自己的绘画中结合了中国白描技法，确立了自己的风格。更重要的是，《蓝莲花》使埃尔热彻底破除了西方人对其他文明的偏见，开始以平等开放的心态来描绘其他文明，并将自由、解放和平等作为今后不变的主题。

### 穿越半个世纪的跨国情谊

诞生于1929年的《丁丁历险记》，至今已8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以其原创性

杰出的艺术品质，风靡全球。除去丁丁故事的魅力，中国人对丁丁的爱也源于埃尔热对中国的深厚感情。丁丁仅有的两次落泪，都是为他的中国朋友张充仁而流的，一次是在《蓝莲花》里，一次是在《神秘的雪人》里。特别是在后一个故事里，埃尔热破天荒地把丁丁的情感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——这个多年来坚强如一的年轻人，其实也是孤独、脆弱的。

早在1935年，张充仁回国后不久，中国和比利时都陷入了战火，两位艺术家的联系中断了，但彼此的牵挂却长留于心。张充仁回国后，埃尔热到处寻找张的音讯，在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，埃尔热将他的意念托付给了丁丁这个虚构人物。他“天真地认为张一定是躲在了西藏，或者是被雪人绑架了”，于是创作了《丁丁在西藏》，让丁丁替他寻找张充仁（在画中写做“张仲仁”）。在《丁丁在西藏》中，丁丁解救了“张”。

1939年，应宋美龄之邀，埃尔热就有意前往中国，但因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而不能成行。几经辗转，40余年后的1976年，埃尔热通过一位朋友，终于与时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名誉院长的张充仁联系上了，彼此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直到1981年3月18日，张充仁访问比利时，埃尔热才与张充仁再次重逢，两位老人见面时眼含热泪，紧紧抱在一起。许多欧洲人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，只为亲眼看看“张”。“这一天，整个布鲁塞尔像是在过节日，工厂里在不停地加印《蓝莲花》，人们在仔细地寻找《蓝莲花》里张充仁的签名。无数比利时人目睹了两个老朋友相会的感人场面。”（张旭鹏《埃尔热与他的三个世界》）



《蓝莲花》中有中国特色的街景

### 漫画家陨落 丁丁探险终止

从1930年代至1980年代，是丁丁不断进行冒险的年代，也是丁丁漫画从人物形象到艺术成就，到思想内涵不断成长发展的时期。1982年，适逢埃尔热75岁的生日，比利时天文协会特意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在比利时，有两个人最有名，一个是利奥波德二世，另一个就是丁丁。

1983年3月3日，埃尔热因贫血症在布鲁塞尔去世，丁丁在艺术世界的探险被迫终止。1998年10月8日，张充仁病逝于法国巴黎。

埃尔热死后获得人们极高的评价。法国文艺界将他与科学幻想家儒勒·凡尔纳其名并提，称之为“名垂青史的漫画家”，“儿童的良师益友”，“将不被重视的连环画发展成伟大的艺术，和电影并肩媲美”。

而张充仁先生，他的艺术创作学贯中西，他那种“高洁的人格、真诚的心地”，毕生为之拼搏的“以我只手，塑作人生、斧凿千秋”宏愿精神和作品风范，也成为当今世界文化题材联系中国情怀、上海情缘的一个纽带。法国文化部长雅克·朗曾经感叹：“张先生是一种象征，最有力的象征了广大中国人，在面临各种考验时所表现的尊严和庄重”。

今天，丁丁的故事还在流传，丁丁的传奇仍在继续。



《丁丁历险记》(资料图)



《蓝莲花》封面  
(丁丁在中国)